

文白对照全译

# 資治通鑑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十八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

# 目 录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九

唐纪六十五 起上章敦牂,尽屠维单阏,凡十年。…… (7169)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

唐纪六十六 起上章执徐,尽强国大渊献,凡八年。… (7204)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一

唐纪六十七 起著雍困敦,尽屠维赤奋若,凡二年。… (7239)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二

唐纪六十八 起上章摄提格,尽柔兆涖滩,凡七年。… (7270)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三

唐纪六十九 起强国作噩,尽上章困敦十月,  
凡三年有奇。…………… (7302)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四

唐纪七十 起上章困敦十一月,尽玄默摄提格四月,  
凡一年有奇。…………… (7331)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五

唐纪七十一 起玄默摄提格五月,尽阏逢执徐五月,  
凡二年有奇。…………… (7362)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六

唐纪七十二 起阏逢执徐六月,尽强国协洽三月,  
凡二年有奇。…………… (7393)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七

唐纪七十三 起强国协洽四月,尽著雍涖滩,

凡一年有奇。 ..... (742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八**

唐纪七十四 起屠维作噩,尽重光大渊献,凡三年。 ... (745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九**

唐纪七十五 起玄默困敦,尽闾逢摄提格,凡三年。 ... (748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

唐纪七十六 起旃蒙单阏,尽兆执徐,凡二年。 .... (7517)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一**

唐纪七十七 起强圉大荒落,尽屠维协洽,凡三年。 ... (7549)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二**

唐纪七十八 起上章浹滩,尽重光作噩,凡二年。 .... (7577)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九

唐纪六十五 起上章敦牂，尽屠维单阏，凡十年。

### 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 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下

大中四年

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隶凤翔。

夏，四月，庚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植为天平节度使。上之立也，左军中尉马元贇有马焉，由是报答冠诸宦者，植与之叙宗姓。上赐元贇宝带，无贇以遗植，植服之以朝，上见而识之，植变色，不敢隐。明日，罢相，收植亲吏董侔，下御史台鞠之，尽得植与元贇交通之状，再贬常州刺史。

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薨。以户部尚书、判度支崔龟从同平章事。

唐纪六十五 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 850 年）

春季，正月，庚辰朔（初一），唐宣宗宣告大赦天下。

二月，唐朝廷将秦州隶属于凤翔。

夏季，四月，庚戌（初二），唐宣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植为天平节度使。唐宣宗被立为皇帝，宦官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贇出了大力，于是唐宣宗对他的恩遇超过其他宦官。马植和马元贇攀亲，叙为马姓宗族，唐宣宗赐给马元贇金宝腰带，马元贇转赠给马植，马植系上宝带上朝，被唐宣宗看见并认出，马植马上脸上变色，不敢隐瞒。第二天，唐宣宗罢马植宰相官位，收捕马植的亲信胥吏董侔，送交御史台加以审问，将马植与马元贇内外勾结的情状全部查清，于是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

六月，戊申（初二），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去世。唐宣宗任命户部尚书、判度支崔龟从为同平章事。

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平章事。

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

以卢龙留后张允伸为节度使。

十二月，以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并兼招讨党项使。

吏部侍郎孔温业白执政求外官，白敏中谓同列曰：“我辈须自点检，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温业，戮之弟子也。

### 五年

春，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义潮，沙州人也，时吐蕃大乱，义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以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以兵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休，肃之子也。自太和以来，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吏卒侵盗、沉〔没〕，舟达渭仓者什不三四，大堕刘晏之法。休穷究其弊，立漕法十条，岁运米至渭仓者百二十万斛。

冬季，十月，辛未（二十七日），唐宣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为同平章事。

十一月，壬寅（二十八日），唐宣宗任命翰林学士刘瑑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

唐宣宗任命卢龙留后张允伸为节度使。

十二月，唐宣宗任命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一并兼任招讨党项使。

吏部侍郎孔温业向执政宰相要求到地方上任外官，白敏中对同列宰相说：“我们这些当朝宰相应该检点一些，孔吏部不肯居于朝廷为官了。”孔温业是孔戮弟弟的儿子。

### 五年（公元851年）

春季，二月，壬戌（疑误），唐天德军向朝廷奏称代理沙州刺史张义潮派遣使者来归降。张义潮是沙州人，当时吐蕃内部发生大变乱，张义潮暗中结交沙州豪杰之士，谋划以自己的力量攻拔沙州，归降唐朝。一天早晨，张义潮率领部众全副武装在州门前喧噪鼓动，原属唐朝的汉族人全部响应，吐蕃族的守将惊慌失措逃走，于是张义潮摄领沙州军政事务，向唐朝上表归降。唐宣宗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唐宣宗任命兵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裴休是裴肃的儿子。自从唐文宗太和年间以来，每年水运到京师的江、淮地区的大米不过四十万斛，由于路上遭受官吏和士卒的偷盗私吞以及船沉没于河底，运米船到达渭仓的不到十分之三四，使刘晏创立的漕运之法遭到极大的破坏，裴休决心追究漕运过程中的弊端，制定漕运法规十条，使每年通过漕

秋，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资库。

卢龙节度使周继去，军中表请以押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张允伸为留后。九月，丁酉，从之。

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连年无功，戍费不已，右补阙孔温裕上疏切谏。上怒，贬柳州司马。温裕，戮之兄子也。

吐蕃论恐热遣僧莽罗简真将兵于鸡项关南造桥，以击尚婢婢，军于白土岭。婢婢遣其将尚铎罗榻藏将兵据临蕃军以拒之，不利，复遣磨离黑子、烛卢巩力将兵据麓牛峡以御之。巩力请“按兵拒险，勿与战，以奇兵绝其粮道，使进不得战，退不得还，不过旬月，其众必溃。”黑子不从。巩力曰：“吾宁为不用之人，不为败军之将。”称疾，归鄯州。黑子逆战，败死。婢婢粮乏，留拓跋怀光守鄯州，帅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恐热闻婢婢弃鄯州，自将轻骑五千追之。至瓜州，闻怀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剽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槩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

秋季，八月，唐宣宗任白敏中领掌延资库。

卢龙节度使周继去世，卢龙藩镇军中向朝廷上表请求任押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张允伸为留后，九月，丁酉（二十三日），唐宣宗表示同意。

党项族成为唐朝的边境祸患，朝廷调遣诸道兵攻讨，连年未获成功，而成边的给养却输送不停，右补阙孔温裕向唐宣宗上表进行劝阻，词语痛切。唐宣宗发怒，将孔温裕贬为柳州司马。孔温裕是孔戮哥哥的儿子。

吐蕃酋长，首领论恐热派遣僧人莽罗简真统兵于鸡项关以南造桥，用以攻击尚婢婢部，并在白土岭驻扎军队。尚婢婢派遣其部将尚铎罗榻藏统兵据守临蕃军，以抗拒论恐热军，交战不利，尚婢婢又派遣磨离黑子、烛卢巩力统率军队据守麓牛峡以抗拒论恐热的进攻。烛卢巩力请求“按兵不动，凭借险要，不与敌军作战，而出奇兵断绝敌军的粮道，使论恐热进不能作战，退又不得返回，只须几个月，敌军必然溃败。”磨离黑子不加理会。烛卢巩力说：“我宁愿成为不被任用的人，也不愿成为败军之将。”于是声称有疾病，回到鄯州。磨离黑子率领军队与论恐热军逆战，大败而死。尚婢婢由于部众缺乏粮草，留下拓跋怀光据守鄯州，率领部落三千余人逐水草来到甘州西部地区。论恐热听说尚婢婢放弃鄯州，亲自统率轻骑五千人追杀，追至瓜州，听说拓跋怀光据守鄯州，于是命令部下在河西鄯州、廓州等八州地方大肆杀掠，将青壮年男子悉数杀死，将老弱者以及妇女的鼻子和膝盖骨割去，用长矛刺婴儿权当游戏，焚烧居民的住房，使河西五千里之内，一片赤红，烧了个精光。

皆郑郎潜卿之书也。朕若信之，岂任卿以至今日！”敏中归，置怪函于佛前，焚香事之。

敏中军于宁州，壬子，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餘帐于三交谷，敏中奏党项平。辛未，诏：“平夏党项，已就安帖。南山党项，闻出山者迫于饥寒，犹行钞掠，平夏不容，穷无所归。宜委李福存谕，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如能革心向化，则抚如赤子，从前为恶，一切不问，或有抑屈，听于本镇投牒自诉。若再犯疆场，或复入山林，不受教令，则诛讨无赦。将吏有功者甄奖，死伤者优恤。灵、夏、邠、鄜四道百姓，给复三年，邻道量免租税。邠由边将贪鄙，致其怨叛，自今当更择廉良抚之。若复致侵叛，当先罪边将，后讨寇虏。”

吐蕃论恐热残虐，所部多叛。拓跋怀光使人说诱之，其众或散归部落，或降于怀光。恐热势孤，乃扬言于众曰：

“这里面都是郑郎侮陷你的书信。朕如果相信，哪里能重用您到今天呢！”白敏中回到家中，将红柳木盒子放到佛像前，烧香下拜，供若神明。

白敏中驻军于宁州，壬子（十日），定远城使史元于三交谷击破党项族九千余帐，白敏中奏告朝廷称党项已平定。辛未（二十九日），唐宣宗颁下诏令：“平夏党项部族现在已经安定归降了。听说南山党项部族有些出山的帐落，由于饥寒交迫，仍然在进行抢掠，又为平夏党项部所不容，穷困得走头无路，没有归处。应该请李福向南山党项部存抚告谕，在银州、夏州境内送给他们一些闲置的田地。如果他们能洗心革面，听从教化，而不再剽掠，就应该象赤子一样抚慰他们，从前他们作恶多端，现在一切不加追穷，如果有的帐落有冤屈，可让他们自己随时到所在军镇向主管官吏投牒申诉。如果再敢侵犯我边疆，或者重新逃入山林之中，不受我大唐王朝的教令，就对他们进行诛讨，决不赦免。我边镇将领有功劳的人在经过考查后给予奖赏，战死、受伤的人给予优厚的抚恤。凡是灵州、夏州、邠州、鄜州四道的百姓，给予免征赋税三年的优待，相邻的道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减免一些租税。过去由于边镇将帅贪暴卑鄙，致使党项族怨愤而叛乱，自今以后应当慎重地选择廉洁、品行优良的将吏来安抚党项部族。如果党项族再侵扰边疆发动叛乱，应当先问边镇将吏的罪，然后再征讨叛乱的族人。”

吐蕃酋论恐热残忍暴虐，所率部众多叛亡。拓跋怀光派人去劝说引诱其部众，使论恐热的部众或者从部落中从散居出去，或者投降拓跋怀光。论恐热的势力越来越孤



上颇知党项之反由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党项不胜愤怒，故反。乃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自是继选儒臣以代边帅之贪暴者，行日复加戒励，党项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颇厌用兵。崔铉建议，宜遣大臣镇抚。三月，以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敏中请用裴度故事，择廷臣为将佐，许之。夏，四月，以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充邠宁行军司马；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节度副使。伸，系之弟也。

初，上令白敏中为万寿公主选佳婿，敏中荐郑颢。时颢已昏卢氏，行至郑州，堂帖追怀，颢甚衔之，由是数毁敏中于上。敏中将赴镇，言于上曰：“郑颢不乐尚主，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无如臣何；今臣出外，颢必中伤，臣死无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于禁中取小怪函以授敏中曰：“此

运输送至渭仓的江、淮大米达到一百二十万斛。

唐宣宗很清楚党项族的反叛是由于唐边镇将帅贪图党项族的羊、马，经常欺侮党项人，强占他们的羊、马，有的竟妄加诛杀，党项族人民异常愤怒和怨恨，所以被逼造反。唐宣宗为此任命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此后继续选任文臣来替代边镇贪暴的将帅，临行前唐宣宗还要当面告诫和勉励戍边的文臣，结果党项的叛乱得以平定。李福是李石的弟弟。

南山、平夏党项部族的叛乱许久不能平息，唐宣宗不肯动用军队进行征讨。崔铉建议，应该派遣朝中大臣去进行镇压招抚，方能有成效。三月，唐宣宗任命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任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白敏中请求遵循裴度过去的做法，选择朝廷的大臣为部下将佐，唐宣宗表示同意。夏季，四月，唐宣宗任命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充任邠宁行军司马；又任命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任邠宁节度副使。蒋伸是蒋系的弟弟。

最初，唐宣宗命令白敏中为女儿万寿公主选择佳婿，白敏中看中并推荐郑颢；当时郑颢已经与卢氏女订婚，走到郑州时，被宰相府的堂帖追回，为此郑颢对白敏中很不满意，经常在唐宣宗面前诋毁白敏中。白敏中将赶赴边镇，对唐宣宗说：“郑颢不愿意娶公主，对我恨之入骨。我在政事堂掌政，他不能对我怎么样；现在我要出朝，郑颢必定趁机恶语中伤，我恐怕死期不远了！”唐宣宗说：“朕早就知道了，您为何这么晚才提醒我！”于是命左、右近侍从宫禁中取出一个红

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撙节。所度僧亦委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从之。

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项亦请降。时出兵岁久，国用颇乏，诏并赦南山党项，使之安业。

冬，十月，乙卯，中书门下奏：“今边事已息，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望且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从之。

戊辰，以户部侍郎魏谟同平章事，仍判户部。时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群臣莫敢言。谟入谢，因言：“今海内无事，惟未建储副，使正人辅导，臣窃以为忧。”且泣。时人重之。

蓬、果群盗依阻鸡山，寇掠三川。以果州刺史王贇弘充

恢复，寺庙还未修复的也不准再修，或许劳苦的百姓借机仍然可以获得喘息的机会。”秋季，七月，中书门下奏称：“陛下您崇奉佛教，使下面的人莫不为之奔走，恐怕国家的财力难以承受，且因为推奉佛教而引发事端，骚扰百姓，希望陛下能命令掌管佛事的有关官吏，对修建寺庙的费用适当地加以节制。对所剃度的僧侣也让有关部门加以甄别，让有道行通佛性的人出家，如果容纳凶残粗野的人入佛门，当然就不是敬奉佛法了。乡村间的小佛舍，请等到收复河、湟罢兵后再修。”唐宣宗表示同意。

八月，白敏中奏告朝廷称南山党项请求归顺唐朝。当时用兵的时间已经很久，国家各项支出的费用相当缺少，唐宣宗颁下诏书，命令对南山党项部族一并赦免，使他们能安居乐业。

冬季，十月，乙卯（十七日），中书门下政事堂向唐宣宗上奏：“如今边境上的事已经平息，而地方州府所要修复的诸寺庙还未有完工，希望这时下令让州府完成此项工程。大县离州府较远者，可以建置一座寺庙，而乡村就不得再建置佛舍了。”唐宣宗表示同意。

戊辰（三十日），唐宣宗任命户部侍郎魏谟为同平章事，仍然负责户部事务。此时唐宣宗年事已高，还未立皇太子，群臣没有谁敢提这件事。魏谟入朝向唐宣宗谢恩，趁机上言：“现在海内已经无事，只是至今还没有设立储君，使正人君子担任辅导，我心里对此深感忧虑。”说着就流下眼泪。当时人对魏谟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而特别敬重。

蓬州、果州的群盗以鸡山为依托，侵扰掠夺东川、西川、山南西道等三川地区。唐

三川行营都知兵马使，以讨之。

制以党项既平，罢白敏中都统，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邠宁节度使。

张义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又以义潮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龟从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

右羽林统军张直方坐出猎累日不还宿卫，贬左骁卫将军。

## 六年

春，二月，王贽弘讨鸡山贼，平之。

是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贼言辞悖慢，上怒甚。崔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饥寒，盗弄陛下兵于谿谷间，不足辱大军，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刘潼诣果州招谕之。潼上言请不发兵攻讨，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烛愚迷之众，使之稽颡归命，其势甚易。所虑者，武臣耻不战之功，议者责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盗弯弓待之，

宣宗任命果州刺史王贽弘充当三川行营都知兵马使进行征伐。

唐宣宗颁下制书，以党项的叛乱既已平定，罢免白敏中的招讨党项行营都统的职务，只以司空、平章事的名义充任邠宁节度使。

张义潮调发军队大致平定沙州近旁的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之地，派遣他的兄长张义泽奉十一州地图名籍入朝见唐宣宗，于是河、湟之地部归入唐朝版图。十一月，唐宣宗调遣归义军于沙州，任命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又任命张义潮的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

唐宣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龟从为同平章事衔，充任宣武节度使。

右羽林统军张直方因为外出狩猎，数日不回来宿卫宫城，玩忽职守，被贬为左骁卫将军。

## 六年（公元852年）

春季，二月，王贽弘讨伐鸡山盗贼，将贼寇平定。

这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向唐宣宗上奏，称巴南的妖贼出言不逊，言辞傲慢，唐宣宗怒气冲天。崔铉说：“这些人都是陛下的子民，由于饥寒交迫，于谿谷之间抢夺并戏弄您的军队，其实并不足以辱没您强大的军队，只要派遣一个使者就可以安抚他们。”于是派遣京兆少尹刘潼到果州去招抚劝谕。刘潼向唐宣宗上言，请求不要调发军队去攻讨，并且说：“今天我用太阳和月亮的光明去照亮那群愚昧迷惑的心，让他们向您叩头归命，做到这一点十分容易。所担心的是，武臣们对不战之功感到耻辱，议论者追求简单的功

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诏赦汝罪，使汝复为平人。闻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贼皆投弓列拜，请降。潼归馆，而王贇弘与中使似先义逸引兵已至山下，竟击灭之。

三月，敕先赐右卫大将军郑光鄠县及云阳庄并免税役。中书门下奏，以为：“税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屡发德音，欲使中外画一，今独免郑光，似稍乖前意。事虽至细，系体则多。”敕曰：“朕以郑光元舅之尊贵，欲优异令免征税，初不细思。况亲戚之间，人所难议，卿等苟非爱我，岂进嘉言！庶事能尽如斯，天下何忧不理！有始有卒，当共守之，并依所奏。”

夏，四月，甲辰，以邠宁节度使白敏中为西川节度使。

湖南奏，团练副使冯少端讨衡州贼帅邓裴，平〔之〕。

党项复扰边，上欲择可为邠宁帅者而难其人，从容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须昌毕诚论边事，诚援古据今，具陈方略。上悦曰：“吾方择帅，不

效。”刘潼来到山中，贼盗弯着弓瞄住他，刘潼喝退左右随从独自走上前说：“我已经面受皇帝的诏敕，赦免你们的罪，使你们重新做平民百姓。听说你们的木弓能射二百步，当今我距你们只有十步，你们如果真想造反，可以射死我！”贼众全都将弓箭抛在一边，排成列队向刘潼拜谢，请求归降。刘潼回到馆舍，王贇弘与宦官使者似先义逸率领军队已来到山下，竟然袭击已投降的人，将他们杀死。

三月，唐宣宗下敕令原先赐给右卫大将军郑光鄠县以及云阳的庄园一并免除税役。为此中书门下上奏，认为：“收取税役的法规，天下都应相同。您屡次发布圣言，希望使中外法令整齐划一，今天唯独免除郑光的税役，似乎与前面的意思稍有悖离。虽然这是一件很细微的事，但牵连的问题却很多。”唐宣宗为此下敕宣称：“朕以为郑光有皇帝元舅的尊贵身份，企图给他优异的待遇，免征租税，起初没有细加考虑。况且亲戚之间，正是人们难免议论的，你们如果不是热爱我，岂能向我进如此好的意见！其他一般性事务如果都能这样，天下何忧不能治理！有始有终，君臣应当共同遵守。按照你们所奏请的去办。”

夏季，四月，甲辰（初八），唐宣宗任命邠宁节度使白敏中为西川节度使。

湖南奏告朝廷，团练副使冯少端讨伐衡州贼帅邓裴，将他们讨平。

党项部族又侵扰边境，唐宣宗想选择可充任邠宁统帅的人，而难以找到合适者，便坐下来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须昌人毕诚商议边境之事，毕诚援古据今，向唐宣宗陈述征讨党项的一整套方略。唐宣宗欢喜地说：

意颇、牧近在禁廷。卿其为朕行乎！”毕诚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资履，六月，壬申，先以诚为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宁节度使。

雍王渼薨，追谥靖怀太子。

河东节度使李业纵吏民侵犯掠杂虏，又妄杀降者，由是北边扰动。闰月，庚子，以太子少师卢钧为河东节度使。业内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独请贬黜。上不许，但徙义成节度使。

卢钧奏度支郎中韦宙为副使。宙遍诣塞下，悉召酋长，谕以祸福，禁唐民毋得入虏境侵犯，犯者必死，杂虏由是遂安。掌书记李璋杖一牙职，明日，牙将百余人诉于钧，钧杖其为首者，谪戍外镇，余皆罚之，曰：“边镇百余人，无故横诉，不可不抑。”璋，绛之子也。

八月，甲子，以礼部尚书裴休同平章事。

獠寇昌、资二州。

冬，十月，邠宁节度使毕诚奏招谕党项皆降。

骁卫将军张直方坐以小过

“朕正要觅求统帅，想不到廉颇、李牧就近在朕禁廷。您愿意为朕出征边镇吗？”毕诚欣然表示愿领命前往。唐宣宗企图加重毕诚的官资履历，六月，壬申（疑误），先任命毕诚为刑部侍郎，癸酉（疑误），再任命毕诚为邠宁节度使。

雍王李渼去世，被追谥为靖怀太子。

河东节度使李业纵手下吏民侵犯和掠夺杂居的各族胡人，又随意乱杀投降的胡人，于是北部边境出现动乱。闰七月，庚子（初六），唐宣宗任命太子少师卢钧为河东节度使。李业因为在宫内有所依恃，人们不敢说他的罪过，唯独魏謩请唐宣宗将李业贬黜罢官；唐宣宗没有允许，只是将李业改任为义成节度使。

卢钧向唐宣宗奏请度支郎中韦宙为河东节度副使。韦宙走遍塞下，将杂居的胡酋长全部召来，向他们晓以祸福，又禁止唐朝民众，要他们不得进攻胡人境地，侵占掠夺，有犯者必处死，各处杂居胡人部落由此安定了下来。掌书记李璋用棍杖打一名牙职小官，第二天，牙将一百余人来向卢钧申诉，卢钧用棍杖打其中为首者，将他贬逐于外镇戍守，其余的人都受到了处罚，卢钧说：“边镇一百余人，无故强横地申诉，不能不予压制。”李璋是李绛的儿子。

八月，甲子（初一），唐宣宗任命礼部尚书裴休为同平章事。

獠族入侵掠昌州、资州之地。

冬季，十月，邠宁节度使毕诚奏告唐宣宗，称招抚告谕党项叛乱部众，已使他们全部归降。

骁卫将军张直方多次因为小过失杀死奴

屐杀奴婢，贬恩州司户。

十一月，立宪宗子惲为棣王。

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度僧不精，则戒法堕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请自今诸州准原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盛之县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从之。

### 七年

春，正月，戊申，上祀圜丘，赦天下。

夏，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处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杖臀一，折答五。使吏用法有常准。”

冬，十二月，左补阙赵璘请罢来年元会，止御宣政。上以问宰相，对曰：“元会大礼，不可罢。况天下无事。”上曰：“近华州奏有贼光火劫下邳，关中少雪，皆朕之忧，何谓无事！虽宣政亦不可御也。”

上事郑太后甚谨，不居别宫，朝夕奉养。舅郑光历平

婢，被贬官为恩州司户。

十一月，唐宣宗立唐宪宗的儿子李惲为棣王。

十二月，中书门下上奏：“剃度僧尼鱼目混珠，就会使佛教的戒法毁坏；建造寺庙没有节制，就会耗损费用过多。请求自今以后，各州在原先颁布的诏敕所允许设置的寺庙之外，在有名胜灵迹的地方准予修复寺庙，车马繁盛的县准许设置一所寺院。严禁私自剃度僧侣、尼姑；如果官府剃度僧侣、尼姑有缺额，可以选择合格的人补上，但仍要申报祠部发给度牒。远游寻找师傅的僧侣，必须有本州颁发的公文，以便到达目的地时，由当地官府对照验证。”唐宣宗表示同意。

### 七年（公元853年）

春季，正月，戊申（十七日），唐宣宗举行祀圜丘典礼，大赦天下。

夏季，四月，丙寅（初六），唐宣宗颁布诏敕：“自今以后司法衙门施行刑罚，用经常使用的杖刑。用棍杖打脊背一下，依法规改为用棍杖打臀部十下；用棍杖打臀部一下，改为鞭撻五下。这样可以使官吏用刑有一定的标准。”

冬季，十二月，左补阙赵璘请求停办明年元旦大朝会典礼，让唐宣宗只到宣政殿见朝臣。唐宣宗就此问于宰相，宰相们回答说：“元旦朝会大礼，不可以罢废。况且现在天下无事。”唐宣宗说：“最近华州奏称有盗贼无所忌惮，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下邳城，关中地区下雪太少，这都是朕的忧虑，怎么能说无事！即使是让我到宣政殿举行典礼，也是不可以的。”

唐宣宗服侍郑太后小心谨慎，不让她居住于别宫，以便自己能朝夕伺候。舅舅郑光

卢、河中节度使。入朝，上与之论为政，光应对鄙浅，上不悦，留为右羽林统军，使奉朝〔请〕。太后数言其贫，上辄厚赐金帛，终不复任以民官。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餘缗，内五百五十万餘缗租税，八十二万餘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餘缗盐利。”

#### 八年

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罢元会。

上自即位以来，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诛窜甚众。虑人情不安，丙申，诏：“长庆之初，乱臣贼子，顷搜捕餘党，流窜已尽，其餘族从疏远者，一切不问。”

二月，中书门下奏拾遗、补阙缺员，请更增补。上曰：“谏官要在举职，不必人多，如张道符、牛丛、赵璘輩数人，使朕日闻所不闻足矣。”丛，僧孺之子也。久之，丛自司勋员外郎出为睦州刺史，入谢，上赐之紫。丛既谢，前言曰：“臣所服绯，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赐绯。”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绯、紫衣数袭从行，以备赏赐，或半岁不用其一，故当时以绯、紫为

做过平卢节度使和河中节度使。唐宣宗与他议论为政之道，郑光应对时表现得粗陋浅薄，唐宣宗很不高兴，留郑光担任右羽林统军，使他便于奉朝请示。郑太后几次向唐宣宗提及郑光贫穷，唐宣宗只厚厚地赐给郑光金帛，而始终不再委任他以治民之官。

度支奏告唐宣宗：“自河、湟地区得到平定，每年国家所收纳的钱有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其中五百五十万余缗是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是专卖酒的税钱，二百七十八万余缗是盐利。”

#### 八年（公元854年）

春季，正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停办元旦大朝会。

唐宣宗自从即皇帝位以来，整治诛杀唐宪宗的逆党，宦官、外戚以至东宫的官属，很多人受牵连，被诛杀的和被流放的人很多。因为怕造成人心不安，丙申（十一日），唐宣宗颁布诏书宣称：“长庆初年的乱臣贼子，前一段时间搜捕其余党，已经都依罪流放，其余与罪犯较疏远的亲族，一概不予追究。”

二月，中书门下政事堂奏告唐宣宗，称拾遗、补阙官员缺额，请求再增补一些。唐宣宗说：“谏官关键在于能称职，不必要人很多，如张道符、牛丛、赵璘这样几个人，使朕每天能知道许多朕所无法知道的事，这样就足够了。”牛丛是牛僧孺的儿子。一段时间之后，牛丛自司勋员外郎出任睦州刺史，入朝向唐宣宗谢恩，唐宣宗赐给他紫衣。牛丛谢恩之后，走上前进言说：“我现在穿的绯衣，是刺史的标志。”唐宣宗立即说：“那就再赐给您一件绯衣吧。”唐宣宗重视和珍惜代表官吏身份和地位的官服，有关部门经常预备绯衣、紫衣好几套，以备随时赏赐给官吏，

荣。上重翰林学士，至于迁官，必校岁月，以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骑常侍高少逸为陕虢观察使。有敕使过硤石，怒饼黑，鞭驿吏见血。少逸封其饼以进。敕使还，上责之曰：“深山中如此食岂易得！”滴配恭陵。

立皇子洽为怀王，洎为昭王，汶为康王。

上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上以甘露之变，唯李训、郑注当死，其余王涯、贾餗等无罪，诏皆雪其冤。

但有时半年也不用一件，所以当时人都以穿绯衣、紫衣为荣耀。唐宣宗信用翰林学士，但翰林学士升迁官位时，唐宣宗必定要查对他们任官的年月，看是否任期届满，有足够的资历升迁新位，认为不可以随意将官爵私下赏赐给近密的臣下。

秋季，九月，丙戌（初四），唐宣宗任命右散骑常侍高少逸为陕虢观察使。有一位宦官敕使路过硤石县，对驿馆供给他食用的饼太黑十分生气，用鞭抽打驿吏，使驿吏流血；高少逸将那块饼封于盒呈交朝廷，当这位宦官敕使还朝时，唐宣宗斥责他说：“在深山中这样的食物，又岂能是容易得到的！”随后将他降职发配去守恭陵。

唐宣宗立皇子李洽为怀王，李洎为昭王，李汶为康王。

唐宣宗到苑城之北游猎，遇到一位樵夫，问他是哪个县的人，樵夫回答：“泾阳县人。”又问：“县令是谁？”回答说：“李行言。”唐宣宗再问：“李行言在县为政情况怎么样？”樵夫回答说：“李行言性格偏执。有几个强盗关押在县监狱，宦官掌管的北司禁军来县府要人，李行言就是不放人，硬是将这几个强盗全部处死了。”唐宣宗回宫后，将李行言的名字行事写在一个帖子上，挂于自己寝殿中的柱子上。冬季，十月，李行言被任命为海州刺史，入朝向唐宣宗谢恩时，唐宣宗赐与他金紫衣裳。并问李行言说：“你知道为什么赐给你紫衣吗？”李行言回答说：“不知道。”唐宣宗即命左右取来挂于寝殿柱子上的帖文，给李行言看。

唐宣宗认为甘露之变，唯有李训、郑注应当处死，其余王涯、贾餗等人无罪，颁布诏书洗清他们的冤枉。



上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事，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在！”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试之矣，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上又尝与令狐綯谋尽诛宦官，綯恐滥及无辜，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宦者窃见其奏，由是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矣。

## 九年

春，正月，甲申，成德军奏节度使王元逵薨，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绍鼎。癸卯，以绍鼎为成德留后。

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为怀州刺史。初，上校猎渭上，有父老以十数，聚于佛祠。上问之，对曰：“醴泉百姓也。县令李君奭有异政，考满当罢，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

唐宣宗召来翰林学士韦澳，装着讨论论文，喝退左右近侍对韦澳说：“近日禁宫外对内侍宦官的权势有哪些说法？”韦澳回答说：“都说陛下对宦官的处置威严果断，不是前朝皇帝可以相比的。”唐宣宗闭上眼睛摇摇头说：“都不是这么回事，都不是这么回事！朕对宦官还有畏惧呢。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对付宦官呢？”韦澳回答说：“如果与宫廷之外的宰相大臣密谋诛除宦官，恐怕会有像太和年间那样的变故，还不如就在宦官当中选择一些有才识的人，与他们来商议。”唐宣宗说：“这是末策，朕已试行过，当朕提拔他们，让他们穿上黄色衣裳、绿色衣裳，以至绯衣时，他们都感恩戴德，一旦赐给他们紫衣时，他们便与为首作恶的宦官沆瀣一气，不再听朕的话了！”唐宣宗又曾经与令狐綯密谋，企图将宦官全部诛杀干净，令狐綯恐怕会滥杀无辜，私下奏告唐宣宗说：“只要对有罪的宦官不予放过，宦官有缺不予补充，就会自然而然地慢慢消耗，最后死光，用不着您操劳忧虑了。”有宦官偷偷地看到了令狐綯的奏状，于是更加与外朝士大夫过不去，使南衙朝官与北司宦官势如水火。

## 九年（公元855年）

春季，正月，甲申（初四），唐成德军奏告朝廷称节度使王元逵去世，军中立王元逵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主掌军政，癸卯（二十三日），唐宣宗任命王绍鼎为成德军留后。

二月，唐宣宗任命醴泉县令李君奭为怀州刺史。起初，唐宣宗于渭上游猎，看见十几位老人聚集在一个佛祠前，唐宣宗上前询问其缘故，父老们回答说：“我们是醴泉县百姓，县令李君奭有优异的政绩，任期届满当离任，我们到官府请求他留任，为此祈祷于